

中学教师袁海员

跨越时空追寻宿迁清代名人的“足迹”

■记者 徐其崇 通讯员 赵治安

2017年8月12日,本报三版以《清代收藏家、著作家王相:从新盛街走出的历史文化名人》为题,报道了宿迁市历史文化学者王晓风通过考察论证,得出清代历史文化名人王相,是我们宿迁人。记者昨天在采访时了解到,宿迁市洋河新区郑楼实验学校老师袁海员目前正在细心研究王相。“我的研究来源于《宿迁晚报》报道王晓风老师对王相的定位。王相是藏书家,那么,他藏了多少书?所藏之书都去了哪里?”说起王相,袁海员一连抛出很多问题。

本报报道催生课题研究组

袁海员出生于1977年,他是一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宿迁市千名拔尖人才。他所主持的江苏省十三五规划课题《农村初中语文渗透“西楚文化”的教学实践研究》,被确定为省级重点资助课题。他介绍说,《宿迁晚报》去年有关王相的报道刊出后,催生了专门的课题研究组。洋河新区管委会为落实《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宿迁城市文化发掘研究2017年实施计划的通知》精神,去年成立了专门的清代王相课题研究组,袁海员是研究组主要研究成员。

经过深入研究,袁海员发现,王相的藏书在民国时期还保存甚多,但在1938年日寇侵占宿迁时,王家虽然加强防范,将大量藏书砌于夹墙之内,以防日

寇掠夺,但后来不幸被一个姓张的瓦匠出卖。这个汉奸一五一十地向日寇告发,日本鬼子将藏书挖出后,大部分藏书被付之一炬,还有不少藏书被运回了日本。

袁海员说,经过查询历史资料,他了解到,王相清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闰五月二十三日生于宿迁县城新盛街,后一直在今洋河新区郑楼镇、泗洪县归仁镇居住,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迁居宿迁县城的富贵街。后建藏书楼,题额“信芳阁”,亦名池东书库。王相在咸丰二年(1852年)六月十四日,卒于宿迁县城富贵街。十月初七,葬于王氏祖坟所在地——宿迁县治永济桥北(今湖滨新区井头乡境内)。

曾被誉为“苏北藏书第一家”

据袁海员介绍,王相的一生,历经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4个朝代。他著述甚丰,由其主持刊刻印刷的书籍达数百卷,其藏书更是冠于一时。他在宿城的池东书库里,藏书量达到40余万卷,被誉为“苏北藏书第一家”。

袁海员介绍说,1989年,日本二玄社影印的古籍善本《高凤翰砚史》,正是依据侵华日军从宿迁王家盗去的原册而影印。原

件至今仍然留存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北京中国书店的袁水湧几十年前经手过王相的藏书。因为清朝时期大多是雕版印刷,而王氏“信芳阁”藏书却是活字木刻印刷,所以袁水湧对王氏书籍印象非常深刻。北京书店至今还珍藏着王相于道光年间出版的由王相好友、也是王相大儿子王炯的家塾老师成左泉撰写的《诗说略考》一书。

袁海员表示,王相散落在国



袁海员走访王相六世孙女王肇琴

内外的藏书有待他们进一步探访和挖掘。此外,王相不仅藏书,而且所著甚丰,仅当下资料中的不完全记载,就有《无止境斋初续集》8卷、《无止境续存稿》6卷、《草堂随笔》24卷、

《秀水王氏家集》39卷、《友声集》42卷、《国初十大家》75卷、蒋根庵《周易遵述》12卷、成左泉《诗说考略》12卷、《倦圃随笔》24卷、李卓然《蠹言》4卷、《伤寒论注抄撮》5卷、《井

窺》2卷、《春明图说》1卷、《乡程日记》1卷、《集外诗》1卷、《集外诗续存》1卷、《白醉闲窗》1卷、《草堂题赠》1卷等等。粗略计算,仅在刊刻书卷上,王氏家族就耗费巨额家资。

辗转万里寻历史名人“足迹”



珍贵资料

袁海员在研究中有不少新的发现。他说,《宿豫县志》载,王相长子王炯生卒不详,根据王炯在己亥至癸卯年间

(1839—1843)所作的《尺寸集》中,有一首《自题三十岁小像》诗,往前推30年,可知其出生年应该为1809—1813年之间。再根据王炯所作的《沧浪集自叙》中,“辛丑春三月,久雨新霁,初月上弦……马齿加长,今且三十矣……”记载可知,辛丑那年(1841年)他是30岁,往前推30年,则可以明确其出生于1811年。根据王炯的妻弟陈环于咸丰九年(1859年)为其《芬响阁存稿》所作跋文中:“……今春旋里,遽归道山。呜呼!天厄诗人,古今然矣……”句中可知,王炯应该是卒于咸丰九年(即1859年)的春天。袁海员希望王相的后人及历史研究学者们提供的线索可以相互映照,相互补充,尽量还原

历史真相。

“热爱就不觉得苦,一年下来,我辗转上万公里,奔波于宿迁市区、洋河新区郑楼镇、泗洪县归仁镇,南京市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市博物院,北京市国家图书馆、琉璃厂书肆,山东胶州高凤翰纪念馆等地实地调研;调查、走访上百人次。课题组抓住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棵树街道叶圩村有一个王相庄这一线索,顺藤摸瓜,实地走访。由于王相庄已经拆迁,原居民现已搬迁至三棵树安置小区内,课题组便深入小区,走访居民,搜集了很多关于王相的传说。当打听王相后人的下落时,有人说是在北京,有人说是在台湾,有人说不知下落。

虽有收获却仍需继续努力

就在大家莫衷一是的时候,小区一位穿保安制服的大爷提供了一条线索:多年以前,叶圩村有一个姓叶的姑娘所嫁的男人姓王,好像是王相的后人。这位姑娘现在已经60多岁了,一家人也早已经搬到了城里。后来经过多方打听,袁海员终于在市区普玛特超市找到了当年的“小叶”。当问起她丈夫是否是王相的后人时,她非常肯定地说:“是的!我家老公叫王纪宏,是王相第七代传人。

而且我们家藏有王相的墓志铭。”当听到这一回答时,袁海员别提有多高兴了。

随后,他不仅找到了王纪宏,也找到了他的哥哥王纪元,又找到住在郑楼的王相第六世后人王肇坤,以及在原马陵高中附近居住的王肇琴等人。王纪元提供了他的父亲——王相第六世孙王肇泰的很多资料,其中包括王肇泰在台湾撰写的《监狱学综论》一书。尤其让袁海员感慨的

是,王肇泰在书的序言中署名为“宿迁王肇泰”。这一署名,真切地体现了王肇泰的家国情怀,乡土意识。

“王相不仅是位藏书家,还是诗人、书法家,但其书法作品留存下来的只有寥寥几幅。我们课题研究组认为,应当大力从各个图书馆、博物馆及民间入手,进一步对王相进行深入研究,让宿迁这位历史文化名人被更多人所知。



王相墓志铭